

许卫国文集

小高庄的中国血缘

许卫国 著

凤凰出版社



小高庄的中国血缘

许卫国 /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高庄的中国血缘 / 许卫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1

(许卫国文集)

ISBN 978-7-5506-1705-6

I. ①小…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2672号

书 名	许卫国文集之小高庄的中国血缘
作 者	许卫国
策 划	张延安
责 任 编 辑	康天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狮子营村村南, 邮编: 102211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705-6
定 价	100元/套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5)

許衛國文集 Contents

自言自语·····001	妯娌·····045
祖宗·····004	姑姑姑父·····048
老白毛·····007	叔兄弟堂兄弟·····051
老太太·····010	侄子媳妇侄女女婿·····054
爹爹·····013	姑奶奶的延伸·····056
奶奶·····016	舅爹舅奶·····059
大大或俺爷·····019	老丈人老丈母娘·····062
妈妈或俺娘·····022	舅舅舅母·····065
大爷大娘·····026	外甥·····067
小爷小娘·····029	姨系列·····070
老爷老娘·····031	表爹表奶·····073
哥哥弟弟·····034	出五服·····076
姐姐妹妹·····036	辈分·····078
嫂子·····039	义父义母·····081
弟媳妇·····042	晚娘·····084



再婚子女互配·····	087	离婚·····	139
私孩子·····	090	认祖归宗和遗腹子·····	143
私通·····	092	内讧·····	145
招女婿·····	095	对外·····	148
连襟·····	098	迁坟·····	151
拖油瓶·····	101	光棍·····	154
父母异同·····	104	守寡·····	156
坐山招夫·····	106	村官·····	159
指腹为婚和包尿布做亲·····	109	改名换姓·····	162
拜把兄弟·····	111	宿命·····	164
扒灰·····	114	红白喜事·····	167
错种·····	117	祠堂·····	170
焦尾巴与过继·····	120	夫妻·····	173
如同李玉和一家·····	123	桑树挂棒子·····	176
续家谱·····	126	血缘禁忌·····	178
祭祖·····	128	消失在地球上的小	
近邻·····	131	高庄离散纷飞·····	181
孝子·····	134	后记·····	185
媒婆·····	137		

自言自语

小高庄这个已经徒有虚名的村庄，转眼夷为平地，成为另一种景象。曾经积聚在她周围的三大姓氏，以及渐次加入的其他独门小户都如大风倾巢之鸟，似激流破洞的蚂蚁，各奔四方，联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一是记忆，二是血缘，血缘来自记忆，记忆又依托于血缘。

这个村庄面向水浒，一弯浅水，平铺直叙，汛期来临即波涛汹涌，欲与小高庄试比高。小高庄建在离水边最高处，也许这就是小高庄命名的依据和来源。因为，小高庄无一家一人姓高，传说是当年高家有高官，由于惧怕朝廷满门抄斩，才改了姓氏，从此就没有了下文。目前以及以前，在人们记忆中只有许、石、江三大姓以品字形分布成为三个自然村。

村子前面不远，当然地都有与一排溜住房等长的沟或汪。离住房几十步左右。沟和汪的区别在于，沟是长条形，汪多是近圆或椭圆，浅水处依然长叶茭苗、蒲草和芦苇，扁叶交错成片，都是出水时直立，长高时晃悠，嫩绿时闪光，霜降时金黄，无风时甜睡，有雨时默哀。茭苗可长茭瓜，是上等蔬菜，叶子可搓成绳子。蒲草编成毯子铺在床上可安眠可催情，编成蓑衣可任凭风吹雨打，编扇子编草鞋，无论编什么，不仅解决你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附带着一种醇厚的芳草香味；臭蒲就更不要说了，



臭字是无法形容它的奇香才加上的，那味道真是开窍销魂，妇女对之感情笃深，生孩子、洗身子、去奶腥，没有臭蒲麻烦就可多了，要么会落下终身病根，要么当时就会受风湿。这些东西跟着人们看来是有缘分的，不然早被毁坏。在它们的上面——沿岸多是腊条、乌柏、紫穗槐、野玫瑰、枸杞子、臭橘子等灌木，它们拥挤着，互相渗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像纷争，又像拥抱，密不可分，除了鼠、蛙、虫、蛇，谁也进不去，谁进去就是自找麻烦，小猪小鸡贪食一种尚未确定的食物，一时糊涂，贸然进去，要么被困住，要么死命挣扎，虽然出离，掉毛、破皮，伤痕累累，但不会抱憾终身，因为它们总是没记性；在朝上面就是比灌木好不了多少的柳树，柳树难以高大，稍高就四面发枝，缺少继续向上的气势，倒有缠绵躬身的行动，它的根亲水，它的枝条也一样，条条都尽力向水面接近，水面也笑盈盈地欢迎它们，为它们留影，为它们洗濯。柳树似乎是这些汪、塘、沟的绝配，沟边塘边汪边没有了柳树，就缺少了灵动，缺少了美感和魂魄，好似禽类没有了羽毛，军人没有配枪，姑娘无花衣裳。柳树过了就是菜地了，菜地接近柳树这一端都不肯长，一是没有或缺少阳光，二是地劲都被柳树它们吸收了。有的人家就在这里建个茅厕，原则是一切污物不能流入沟、汪，那里一庄子人洗刷都靠它。谁家污染了它，谁就是众矢之的，人民公敌，这方面比较起来，现在的环保机构就差远了。

过了菜地，就是住家户了，一家一家门挨着门，早期没有院子，从东头一眼到西头，文人说就是一览无余。三个自然村大致如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外来人不知之间关系，不知姓甚名谁，可人家这里头头是道，谁是谁媳妇，谁是谁儿子，绝不会错，更不会上错床，除非是故意。见面没有直呼其名的，都叫家

庭称谓，大爷二叔，三哥四姐……庄子上的人除了基层政权的管理以外，很多行为都是靠血缘来维持和平衡的，如果仅靠法律做不到，有人说法律至上，那是不懂得小高庄的庄情，在小高庄，法律办到的事情，小高庄轻而易举，法律办不到事情，在小高庄也不是难事。

这里的辈分严似官场的级别，官场级别还能弄虚作假，非法取得，在小高庄更改辈分根本就比撼山还难，如果谁起名字和他祖上一个辈分，这人必是不齿于人类，不是疯了，就是失去了人格。他们姓名多是三个字，中间一字必是辈分的凭证，辈分有历代家族领导们一辈一辈传承下来，比如许姓中有几代辈分为克、修、乃、尔、昌，你就按你属于那一辈分，可以叫许克松、许修成、许乃全、许尔兵、许昌楼、许广发，也有个别爱创新的把辈分放在最后一个字，如——许武昌，但许氏家人知道，这小子是昌字辈的。后来识字人多了，文化水平高了，就任意起名，很多不按辈分来了，只叫那些知书识礼的老人暗自叹息人心不古——这也叫文化？

小高庄三大姓，本姓不可以结婚，和另外两姓可以互相通婚，但是涉及到其中的辈分，不管三角关系，还是四角关系，不管如何错综复杂，都会有人比数学家计算得还清楚，该规避就规避，该调整就调整，这个规矩一直到小平同志第三次上台时还没变。因为不能乱了辈分，那是大逆不道，亵渎血缘，辱没祖宗，个别冒犯的就得离开小高庄，家里人会骂你丢人现眼，不如外死外葬，那一庄子蔑视、咒骂的唾沫星也如秋雨潇潇，江水滔滔，淹不死你，也叫你落汤鸡一样好不自在。

现在人走到一起举杯就是缘分，利益共享就有亲情，虽说萍水相逢，血缘却好似天赋的，口口声声，我们弟兄，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抱憾终身似的我们就是多了一个姓……一副相见恨晚，

割头不换的神情，一旦涉及利益纠纷问题，乃至一颗烟的怠慢，立马就会翻脸，就会甩掉酒杯，大骂我日你家八代！全不是小高庄血缘形成的那种稳定的关系。

小高庄的消逝，血缘还存在，人口政策的约束，却使很多人失去了很多家族的角色，以前一个男人可以担当家族中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角色，他是儿子，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还可以当舅舅，当姨夫、姑父、表舅、姨叔、当表侄、当外公、当姐夫，当妹夫、当外甥……数不尽的角色，很像兼职过多的领导，负担虽重，快感还是有的。现在人口结构变化了，很多角色已经随小高庄消失而消失了。

祖宗

小高庄南湖有个小江坟，坐落在和汴河村地邻交界处，那里有不少洋槐树和茅草在自由生长。槐花结子，落地繁衍，棵棵不凡，日积月累，渐成气候，指天霸地，就把小江坟包围掩盖；那茅草所向必发，新芽针尖般出来，老草刀剑一样依然坚韧不屈，青黄相接，生命难掩沧桑，沉郁更添荒凉。那里有一座很高的坟墓，据说原来独此一家，后来渐渐有人参与，占了十几亩地。小江坟就不是一个坟的意思了，而代表一个地区。又据说，那是姓江的祖坟，近年，江光标发了财，饮水思源，还为此树了一个石碑，石材是灵壁石，碑文是半篆半隶，金粉勾勒，许卫国撰文，他们把墓主人生卒时代想象到唐代高宗时期，以说明江家源远流

长，枝茂叶盛。江光标不仅是钱多烧得难受也是钱赚得于心不安，他此举是为了感谢祖宗荫德庇护，使其发了横财，现在，他还希望祖宗戒骄戒躁，光大门楣，继续保他江光标做大做强，好人一生平安。

祖宗在小高庄很受重视，但祖宗是个模糊的对象，有的把本门一个传说人物当成祖宗，似乎遥远。按理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炎黄是我们真正的祖宗，但是，小高庄曾经无人知道什么炎黄，你若骂他我操你炎黄，听者会笑你这个家伙说什么呀，炎黄是谁呀，还不如买二斤肥肉开个口子解解馋呢，那你若骂我我操你祖宗，平时和你关系再好，也会立马翻脸，轻则回你一句——我操你祖宗，重则大打出手，一巴掌打在嘴上，是对嘴的反击。那谁是祖宗啊？姓许的众口一词会说是许三老爷，至今两三百年了，到这样的年代就享有祖宗的声誉，可见祖宗没有严格的年龄。一般说起祖宗都是祖宗如何了得，不是大官，就是学士，不是万夫不当之勇的将士，也是一个举了孝廉的乡绅。小高庄姓许的祖宗许三老爷几乎囊括了这些美德。若说官，他做到了总兵，念过私塾的许修河常说，那是和许世友一般大的官，若说学士，许三老爷参加过殿试，那也是研究生的考试，若说武功，在朝廷做过警卫官，说到孝廉，那就话多了，他母亲生病，母亲不吃，他不吃，母亲不睡，他连个盹都不打，母亲去世他守孝三年，他向皇帝请了假，搭个草庵在母亲坟前，风雨三年，粗茶淡饭，和衣入寝，胡须齐胸。皇帝知道，又官升一品。许三老爷每次回小高庄省亲，离小高庄十里地便下马行走，遇见田里农夫总是拱手作揖问好。祖宗，不仅在于资格，还在于榜样，后人就会拿他教育其子女。据说许三老爷也有几房太太，后人并不常提起这事，认为是需要，是当时国情使然，绝不说是什么作风问题。那么小高庄姓江的家的祖宗当然也不差，人家明朝在大西北做官，那里

人没见过水稻，就不认识大米，江大老爷从江苏老家带来稻种，亲自下地教授，后来那里不少地方吃到了大米，那里不少人至今还说大米叫江米。姓江的提起祖宗就拿这个骄傲，据说，前些年小高庄有江姓人在那里当兵，听到这个传说，立即电话回来求证，得到确认，就军内外宣传，你们这里江米就是我们祖宗带来的，顿时有了家乡的感觉，也不想家了，祖宗在这里呢。那么姓石的也会说我们的祖宗叫石碓，就这碓字你们都没见过，人家老资格，比你们那两门老千年。于是，许姓人士就舍近求远搬出许由，人家资格还老，于是就不再追究祖宗了。上了学的孩子有学问，就说那要追溯到猿猴呢。

祖宗概念所以不是学术上的祖宗。有流传下来的，只要有名有姓有事迹，就可以拿过来当祖宗。有时有的妇女不懂三纲五常，把孩子喜好的东西说成难道那比你祖宗还好吗？这些女人都是骂自己男人和孩子的祖宗，与自己无关，这是重男轻女遗风给她们带来的唯一实惠。有的男人喜欢抽两口烟，喝几杯酒，有的妇人一不高兴就骂道，见了烟酒比见了祖宗还亲！但，不管妇道人家怎么说，祖宗还是祖宗，祖宗总是至高无上的。小江坟那个坟堆，每年总有香火，有时还有江家成功人士一时激情燃烧，不惜花费，召集家族搞起祭祖活动，整个小江坟当天烟火缭绕弥漫，五彩缤纷，鼓乐齐鸣，把一个平时无人或极少有人涉及的寂寞之地，搞得像夫子庙、文化节一样热闹，倒是没有看见有妇人参加。中午各家家长出席成功人士的酒宴，血就更浓于水了，水就更不能跟酒比了。大家越喝越近乎，有个家伙看到一个曾经打过架的邻居坐在一桌，开始想回避，又抹不开成功人士的安排，酒到高潮，中间人就说，哎呀，都是一个祖宗坟头烧纸的，有什么过不去的？来，你们要是承认都是江家后人，就把这杯酒喝了，喝了，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汉明，你，富仁，你，都对着

祖宗保证，我们姓江的不能闹家包让外人笑话。哎，矛盾就在这祭祖的酒宴中化解了，都一致去感谢成功人士。有的老人酒有点多，但奉承仍不失尊严，对成功人士一本正经地说道，学成，我跟你讲，你要不是文武双全，你没有今天。成功人士听了说什么也不好，这话说到中央也没问题啊，哪个领导都能接受。好在酒宴十几桌，吵吵闹闹，都为酒狂，而且欢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这时的言语也都争先恐后，比时光也慢不了多少。

时至今日，钱成了祖宗，小江坟在被平整改造拆迁时，几乎无人问津，成功人士也不知去了哪里，往日稳如泰山似的坟堆，被推土机三分钟后夷为平地，倒是一个精明的后生去坟坑里翻找文物。据说文物可换大钱。眼下人们都在忙着苦钱，也为自己拆迁奔走，哪还有心思考虑祖坟，若是过去祖坟被挖，必然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不可避免，必然不共戴天终身结仇，世代记仇。数典忘祖，祖坟今天还有多少意义呢？

老白毛

小高庄社场上有间独立的老屋，东边是牛棚，西边是水塘，几颗老树簇拥着老屋，围绕老屋的三面篱笆不是用泥土筑成的，而是用参差不齐的树枝插成的，小高庄叫园障。有的树枝命大，居然发芽生根，使篱笆或园障有了生命力更为牢固、深邃。传说很早以前院子里树上还挂两个吊环，庄上人说是铁圈，后来被小孩偷去换糖了。里面住一个老人，年龄七十左右，在庄上并不是

最老，头上白毛也不是很多，他的晚辈还有九十多岁的，可家族里都称他老白毛，这很奇怪，但在这里不奇怪，这也是辈分的称谓，毫无戏谑之意。在小高庄，一般辈分高于四代就称老白毛子。他的辈分比庄上最高的辈分还高三代，曲高和寡，独树一帜，不称老白毛就找不到更好的称谓，也就不足以尊敬他老人家，不便和他打招呼寒暄。小高庄人最忌讳、最厌恶那些没家教的人和人打招呼时，没有称呼，总是：喂，喂，哎，哎，你呀，他呀。遇到这样少知无识打招呼的人，小高庄人一般不予理睬，如果那人还是穷追不舍，喂，喂，哎，哎，往孙台子怎么走啊？桂湾还是在大河南那？小高庄人又多有助人为乐的习惯，就不忍心，虽然我可以告诉你去孙台子怎么走，桂湾在哪里，但是我会说，你是跟谁说话啊，是跟那墙讲的吗？小高庄总是把辈分称谓为发语词，比如见了大娘，首先是：我大娘你吃过了？你上哪儿？大娘就会一五一十地愉快回答。这叫嘴甜，老少喜欢。夸这孩子懂事，有家教——不是现在教育上三令五申禁止的，以敛财为主的那个“家教”。

石姓老白毛是个光棍，这个光棍是他自己造成的，据说他家上几代也是大户，说穷，到他这一代一下子就穷了，一下子也接受不了。可怕的是他还读过几天洋学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自然的，人家本来是在书中找颜如玉和黄金屋的，谁知世道变了，什么都变了。上辈人忍受不了大起大落，都郁郁而死，最后老白毛硕果仅存。他存在的原因一是当时土改缺少划线、记账的人，老白毛这点文化水平绰绰有余，再说人家毛头小伙子也没沾染什么政治，就让他参与土改工作队，当时很红火，计算面积他懂得几何代数，根本不再话下，速度快也准确，有的百姓担心差错，就用自己的死方法去量，居然分毫不差。就这样，工作队长都经常请教他，时间长了，就以为队长在他领导之下，他不知道

人家队长是需要你，因为你，人家还受到县里表扬，还来开现场会。老白毛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指挥了队长，队长就有点不高兴，队长人家打过仗，还有战功呢。果然，土改一结束，有的留用了，老白毛原路返回，回到小高庄。

到了婚嫁年龄，老白毛低不成，高不就，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过几天就把人家赶跑了，说人家不懂科学，也不刷牙，话说不到一起。政治运动来了，老白毛所在的小高庄家族不找他麻烦，其他队里听说其德性，就要拿他做典型，批判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有长年不刷牙的妇女就生气，说，假干净，逮来叫他一年不刷牙，看他还能活下去。姓石的抱气，再怎么说是我们的老白毛老长辈啊，怎么能给你们外姓随便糟蹋呢，祖宗在天之灵会如何是好。在当时政治气候下，姓石的你就是石头也经不起革命的铁拳，如何是好？老白毛说，自我革命。你们把我拉去批判不就完了。后生请示，那您老人家不会怪罪？这不是闹家包吗？老白毛说，废话，这不是煮豆燃豆箕，内部处理总有个疼热吧，在他们外姓手里轻重就不是你们掌握了。于是，他们就每天煞有介事开批判会，口号传到许姓江姓那边，他们也就消气了。你看人家大义灭亲，老白毛子都敢斗，说不准哪天来我们庄子要人回去斗，我们还背理呢。老白毛就这样转危为安。但他脾气难改，他老少不欺，也不接近老少，用小高庄话概括就是不和人吃一棵葱。后来和一个女民办教师混了几天，说人家水平是误人子弟，整日和她抬杠辩论，挑人家错别字，教师本来是见贤思齐，结果落得个无地自容，就抹着眼泪走了。

老白毛经不起岁月打磨，几十年一过，贵族气息，文人秉性所剩无几，在凭实力的时代，他是一无钱，二无人，三无身体，虽然还不时拿起线装书吃劲地诵读，但已经没什么意义。既不能考文凭，也不能考职称，考公务员，庄上给他吃了低保。可是直

到今天，他理发还到小城去。人家都说，老白毛子倒驴不倒架子。但是，这话不能在他面前讲。这涉及他个人爱好。

当年有个大城市防疫工作队在小高庄，一个女队员对那个世外桃源般小屋感兴趣，觉得神秘，就问那里是何人，社员告诉她，那是老白毛住的。她以为又发现一个白毛女，立即写信叫当记者的男朋友来采访，男朋友几次转车才来到小高庄，去见老白毛，此时老白毛不仅没有一根白毛，而且眉清目秀，面容白皙，毫无苦大仇深的痕迹。记者理解了未婚妻，以为是想他心切，故意以此来吸引自己来。未婚妻听了，勃然大怒，怒斥记者，我们正在争分夺秒，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竟能想到这么龌龊事情。当时就要毁约，记者连陪不是，直到防疫结束，才略知老白毛的情况。

老太太

在嫡系家族中，做到老太太这个位置，就是他们的儿子已经有了孙子孙女，这在小高庄屈指可数。江姓的老怀富，歪嘴；姓石的石大吹，石大龙，赶年子；姓许的老修河，乃友，尔良等都是抱重孙子的。整整四代人，四世同堂就是指他们一家。

有的地方老太太泛指老年妇女，也有的地方儿子称母亲也叫老太太，而小高庄老太太就是老太太，长你四辈，无论在家庭，还是大家族，长你四辈就是老太太，男的叫男老太太，女的叫女老太太，性别不同，称呼都一样，而在他们以下三代男女则各有

不同。到了这个阶段，年龄已经没有性别界限了。小高庄俗语，男老成神，女老成妖，虽然还是重男轻女，可神和妖就不计较性别了。

到了当老太太这个年龄一般都八十开外了，不管家境如何也都什么不干了，身体好的有时还帮后代看看门，撵撵菜地里小鸡小羊，到湖里放个牛什么的，验证了那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老话。身体差的基本就是冬天无休止地睡觉，睡够了就起来找个屋山头晒太阳，外面温度往心里去，浑身就和谐了，眯上眼睛在似睡非睡，只等儿孙后代来喊回家吃饭。江怀兵十五岁结婚，四十岁有了孙子，起点很高，但是等到抱重孙子也都七十五岁了。关键是到孙子这一代，小子上了大学，毕业留在城里，整天忙于事业，把结婚的事情忘了，直到做妈妈的赖在他那里不走，非要他给个说法，到底和绍富闺女怎么说？绍富闺女也是大学生，是小高庄的两颗闪亮的明星。江潮，也就是江怀兵的孙子在省城，绍富女儿在县城，差距就在这里。两家大人几代关系很深，现在结亲可谓亲上加亲，加之小高庄做父母的抱孙子心切，更加之闺女老大不小老是放在娘家，社会舆论不说，家里人都感觉像饼时间那样就会馊了，像鱼仅搁哪儿就会臭了似的。这就促使江潮母亲几度去省城，上访一样，非要儿子给个说法。江潮这才反应过来，而立之年结了婚，两家大人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让他们二老等了几年才抱了孙子。

到了这一代，作为老太太对于重孙子只是个荣誉了，庄子上人会说他有福气，会说他儿孙满堂，谁知道这么多年他们含辛茹苦如今就是这般景象，自己已成落日余晖，老太太与重孙子他们之间并无多少交流，老太太无力带他们玩耍，他们觉得老太太这一级也很遥远，好比大队书记看省长一样。再说人老了，晚辈也不放心给他们带，他们多自顾不暇，即使负责任，免不了记忆失缺，忘事，

小孩可能就会乱搬东西，就会超出他们控制范围，有的去玩水，有的玩火，有的拿到农药当可乐。绍民三岁孙子就是在家摸到一瓶硫酸，喝了一口，烧坏了食道，在医院整天挂水，鼻饲流质，无知的孩子，无知的痛苦让谁看了谁心如刀割。本来这瓶硫酸是人家不要钱送的，拿回来洗铁器东西，结果是这样。所以，老太太一般见到重孙子最多都是可有可无地打个招呼，重孙子也都最多似理非理，知道是一家人，但不是最亲近的。

鉴于此，老太太在去世时，也许他的儿子还多少有点悲伤怀念之意，朝后去的几辈人就只能触景生情，顺应而已，悲伤几乎说不上。所以，老太太这一级在小高庄去世，这种丧事可视为喜丧。人常说乐极生悲，他这是悲喜交集，或者是喜大于悲。所谓喜丧，首先是对其高寿带有祝贺之意，你想想，一个人儿孙满堂，四世美满，活到八九十岁，还想什么，难道真想成神仙不成？含笑九泉不是最好的结局又是什么？其次，对于这些老年人，生活质量也都很不合格了，活受活受，在小高庄解释为活着难受，活着受罪。儿女们也都牵肠挂肚，半夜起来还不免去张望一下，大小便早不是方便的便了，翻个身都困难，吃早饭不见被子动弹，就担心出事了，赶忙去呼叫抚摸。有时生病，一家老小不敢远走，啥事干不成，生怕见不了最后一面。好了，小高庄人常说事大事小，跑了就了，现在人死了，才真是一了百了。老者解脱了，后辈安心了。是喜丧！家族中代表一言九鼎，定性为喜丧，那么要请唢呐班子，曲子任意吹，欢快的，悲伤的没有限制。若是真正丧事，唢呐班子若吹一段欢乐的曲子，主家会比扫黄打非执法队还厉害，严惩这些家伙对死者不恭不敬。对于喜丧，唢呐班子就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几人争鸣，却百花齐放，《好日子》也吹了起来，《十八摸》也载歌载舞表演起来，小女子衣服一件一件往下脱，不叫你心惊肉跳，面红耳赤，大开眼界